

兼湿郁化热,并见口苦、小便黄浊、或轻度黄染、或低热、舌嫩红、苔黄白厚浊、脉虚数者,加金钱草 25g,茵陈 25g,鸡骨草 25g,以清利湿热。

此外,邓老根据慢性丙肝的特点,采用健脾舒肝、行气活血、除湿解毒的治疗法则组成协定方“肝舒胶囊”。该方的主要药物有:太子参、茯苓、白术、萆薢、楮实子、丹参、珍珠草、白芍、白花蛇舌草、甘草等。在经过数十例慢性丙肝患者服用后,显示出良好的疗效。

3 病例介绍

庞某某,男,32岁,以乏力、纳差3月,于1996年11月初诊。患者3年前因“胆石症”手

术而输血300ml。查皮肤、巩膜无黄染,未见肝掌及蜘蛛痣,肝肋下未及,肝剑突下2cm,无压痛,脾未及,舌淡红、胖嫩有齿印、苔薄白,脉弦细。化验:ALT102U,AST86U,抗HCV(+),HCV-RNA(+),A/G比值1.02:1,诊断为慢性丙肝,证属脾虚肝郁,治以健脾疏肝,佐以活血解毒。药用:太子参20g,茯苓15g,白术15g,甘草5g,萆薢12g,楮实子15g,黄芪20g,丹参30g,珍珠草25g,白芍20g,每日1剂,水煎服。坚持服上方4个月后复查:ALT26U,AST18U,抗HCV(+),HCV-RNA(+),自诉纳食增加,精神好转,无明显不适。

刘方轩医案4则

崔兆祥*

前徐州中医专科学校伤寒教研室主任刘方轩老师,治病机圆法活,用药巧妙熨贴,临证时,常能抓住主症,屡救危局。兹将先生救治笔者误治医案数则,整理如次,以飨读者。

1 脘腹胀满,疏肝行气不应,补气升阳收功

黄某某,女,35岁。患者脘腹胀满,胃中灼热,头晕目眩,舌淡,脉弦。余初投四逆散加丹、梔3剂,药后眼中发热;再投中满分消丸3剂,药后自觉有气上冲巅脑;复投五磨饮子2剂,药后反见纳呆、便溏,求教于先生。先生诊患者舌淡,脉虚,授补中益气汤。方为:黄芪30g,党参、白术各20g,陈皮、当归、甘草各10g,升麻、柴胡各6g,7剂。药后大便泻下涎沫若干,腹胀顿减;继服7剂,胀消身安。

按:中气虚羸,清阳下陷,致脘腹胀满、头晕目眩。笔者初时只知治热以寒而损伤阳气,致阴火上冲,出现目中出火,气冠巅脑之症,笔者复与降气之品,又重伤阳气,致纳呆便溏。先生用补中益气汤健脾益气,升清降浊,胀满乃除。药后便下涎沫,乃清升浊降之效也。

2 遍身痒疹,疏风清热罔效,泻火解毒疹消

李某某,女,25岁。患者突然遍身痒疹,搔痒难忍,舌红脉数。余初与消风散3剂不应,再与当归饮子3剂亦不应,复与过敏煎3剂仍不应,请教于先生。先生视疹色鲜红,授黄连解毒汤。处方:黄连、栀子各15g,黄

芩、黄柏各12g。仅服2剂,疹消痒止。

按:痒疹因火毒炽盛,熏蒸肌肤而成。先生用黄连解毒汤使火毒内消,乃伏其所主,先其所因也。

3 身热肢肿,利水解毒无功,和解温阳病瘳

刘某某,男,58岁。身热百日,屡治不愈。病作时,先是腿肚酸痛,尔后发热,体温达39℃,偶尔40℃,热后汗出。最近半月,两下肢浮肿,按之凹陷,不思饮食,口苦口干,胸胁苦满,舌淡苔白,脉象沉弦。余初与五苓散合四妙丸5剂不效,再与四苓散合黄连解毒汤5剂仍不效,复与四苓散合五味消毒饮5剂还是不效,求先生诊治。先生据患者苔白脉沉,授小柴胡合真武汤。药用:柴胡30g,半夏、黄芩、茯苓、白术、白芍各20g,党参、附子各15g,生姜10g,甘草5g。药进5剂,热退肿消。继以金匱肾气丸善后。

按:身热因枢机不利,腿肿因脾肾阳虚,先生用小柴胡汤和解枢机以解热,以真武汤温补脾肾而利水,恰合病机,故尔速已。

4 阴部酸楚,滋阴泻火不尔,祛风除湿酸止

杨某某,女,37岁。患者阴部酸楚1月余,近日酸痛难忍,坐卧不安,白带不多,苔白脉弦。余初用知柏地黄丸5剂疗效不显,复与龙胆泻肝汤5剂仍无转机,请先生诊治。先生据患者酸楚重、疼痛轻,诊为风湿为患。处方:川萆薢、木防己、土茯苓各30g。2剂轻,4剂已。

按:风湿客于阴部致酸楚难耐,故滋阴清热、泻火渗湿皆未中的。先生自拟祛风除湿之方,味少量大力专,获效霍然。

* 江苏省沛县崔寨乡卫生院(221661)

收稿日期:1999-04-26